

## 第五章 分析與詮釋

KK 一直都和自己站在一起，在與所處環境和其他個體互動的過程中，他努力地維持著自我不受影響，但又與外在人事物保持一定程度的密切關係。本章整理歸納受訪者 KK 的自我認同歷程，以時間為主軸劃分不同階段的自我議題，瞭解個體認同的發展歷程；同時，也檢視看似自我認同的 KK 在相關理論的標準下，究竟有什麼樣的自我樣貌；最後討論他如何在認同發展的歷程中賦予自己新的形象。

### 第一節 KK 的自我認同歷程

先前的文獻探討裡曾經提到，社會學家 Mead(1995)認為：「自我的發展是隨著個體發展以及發展過程中與其它個體的互動而產生的：(有別於生理機體的特性)自我是一種能夠發展的東西；它並不是在一生下來就已存在的，而是在社會經驗和活動的過程中產生的，即作為個體與這一整個過程(自我的發展在個體發展過程中產生)及在這一過程中其它個體關係的結果(自我產生於個體發展的過程中不斷与其它個體互動的過程)，在特定的個體中得到發展。」也就是說，在這過程中，自我是個體本身与其它個體，及個體所處環境三者特定的文化背景、社會經驗及時間中不斷相互影響而發展的結果。本研究認為，自我認同並非一個有或無的靜止點，而是個體如何界定自己的過程，是一個會不斷變化與成長主體。然而，從 KK 身上研究者亦發現這樣的發展歷程，因此歸納出 KK 生活中重要他人、所處環境、特定的文化背景、經驗與個人議題等項目，整理出 KK 的自我認同發展歷程。

#### 一、KK 的自我認同發展歷程

階段一：未面臨危機的未開發時期

進入 X 高中以前，KK 的求學過程一直很順利；小學與國中都未曾在學習上遇到困難，只知道自已熱愛學習、上課專心、也受到老師的喜愛。所處的環境很單純，只要學生乖乖讀書、成績亮眼，在私立的升學學校裡幾乎不會被認為有什麼問題，甚至享有特權。KK 並不是特別乖巧的學生，上課帶「違禁品」—小說漫畫之類的，偶而違反校規，在同學眼中算是「又會玩又會唸書」的學生。自小而來的眾多成功經驗讓他對自己有相當程度的自信，除了進入私立國中時的入學考試以外，升高中的考試也是不費吹灰之力，即便媽媽總認為他不是很認真也屢屢擔心他考不上，但他都證明了他可以。然而，雖然有許多成功的事實，但他卻找不到成功的理由，他無法衡量「我」到底是什麼，無所謂認不認同因為根本無從覺知。這段時間裡，父親是他為自己樹立的榜樣與認同的對象，那是他唯一可以拿來比較的標準，他只知道自己「尚未超越父親」，但不知道自己究竟幾斤幾兩重。

## 階段二：已面臨危機的自我迷失時期

鄉下長大的 KK，負笈北上進入明星高中，和許多都市裡早已超前學習的學生共同競爭，而課業難度隨著高中程度與明星高中程度的加乘結果，終於使他在高一上面臨生涯首次的挫敗。不想上學、不知為什麼要唸書的念頭經常湧現。他理解自己付出的努力不足，曾經嘗試過努力但慢慢的便放棄了。問他懷疑自己嗎？他不願這樣詮釋，找不到生活目標的感覺就好像行屍走肉一般，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自己不會畢不了業、不會每一科都死當、不會考不上大學，但是，我到底怎麼了呢？沒有答案。

## 階段三：暫時解除危機的統合時期

社團。很難清楚劃分 KK 什麼時候走出迷失，但可以確定社團給了他方向。在這裡，他有機會扮演不同的角色—學弟、歌唱初學者、幹部、領導者、學長、

風雲人物—，他知道自己雖然成績部分有缺失，但是卻在其他方面有卓越的成長。他並非停滯不前、他並不因成績差而成爲失敗者，他只是在台灣升學至上的價值裡不被主流所認同而已。在這個社團的大家庭裡，他重新獲得歸屬也重新找到自我存在的價值與空間。

#### 階段四：再度面臨危機的自我懷疑時期

如同灰姑娘在午夜十二點隨即消失的魔法，時間總在背後將人不斷往前推進；社團的輝煌時期會過去，轉眼間已是升高三的暑假，迫於無奈地必須重拾放棄許久的書本。理智上他知道該做些什麼，離暑期輔導還有一個月，這是他可以喘息的空間，知道自己該讀書了但還是想偷懶。對於教育體制還義憤填膺嗎？不了，有用嗎？還是希望分數考高一點比較實際。對於考大學的自信呢？不是那麼確定了。

## 二、自我認同發展是「自我」、「他人」、「環境」三者相互角力的結果

自我認同歷程中的變(與社會的關係)與不變(與自己的關係)。

如同前述 Mead 所言，自我並不是一生下來就存在的；縱使人有天生的氣質與性格，後天的環境與重要他人的影響仍是不可小覷。以 KK 的情況來說，即使他擁有堅強的自我，努力維持原來的自己，在面臨環境的轉變與其他個體的影響時，有時也不得不妥協。本研究爲了解 KK 何以是現在的樣子，從這一路發展的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段危機的轉折，都是在時空改變後心境轉換的結果。我是誰？我該往哪裡去？這答案是自我、他人與環境三者拉扯過後的結果。

表 5-1 KK 自我認同歷程階段簡述表

階段名稱	時間	危機	重要歷史事件	自我議題	重要他人	所處環境
階段一： 未開發時期	高中前	無	「理所當然」地進入明星高中	未知的不確定感、 莫名其妙	未過世的父親	重視升學考試的私立國中、名列前茅的學生擁有特權
階段二： 自我迷失時期	高一上	有	高一上隨即面臨生涯首度的學業挫敗 以社團為重心的高中生活自此展開	學業、親密關係	母親、同儕、異性關係、導師	重視升學考試的明星高中、學校管理自由與放任兼而有之
階段三： 統合時期	高一上   高二下	無	學業挫敗拋一邊，從社團裡重新站回制高點 回到原點：學業真能拋一邊？	權威、親密關係	母親、同儕、異性關係、導師	重視升學考試的明星高中、學校管理自由與放任兼而有之
階段四： 自我懷疑時期	高二 暑假	有	現狀是——迫於無奈地回歸現實	學業、親密關係	異性關係	面臨高三升學考試，迫於現實的無奈

## 第二節 自我認同程度的檢視

先前在文獻探討裡曾經介紹過去學者所提出的自我認同相關理論，本節將就自我認同的定義、自我認同的四個角度以及自我認同的七種內在衝突來檢視 KK 自我認同的程度，並以質性的描述方式來拼湊他自我認同的樣貌。

### 一、從自我認同的整體定義來檢視

研究者歸納學者對自我認同定義的描述後認為，自我認同(self-identity)意指一個人對於自己身心特徵、成長背景、角色與身份等身為人的各個面向，有一個整合的形象並且接納、認同我身為我的事實。認同一詞本身應是融合接受、接納、悅納甚至是享受的涵意，我不僅僅是知道我是誰，也承認我身為我的事實，或是更進一步喜歡這樣的自我而樂在其中。基本上是一種正向積極的存在態度，也著重個體的主觀感受。研究者在反覆閱讀咀嚼 Erikson 的理論時發現，個體對自我的認同是無法獨立於社會價值而存在的；一個自我認同的人，勢必是某種程度符合社會期望又能擁有自我的。人無法離群索居而獨自生活、無法不在乎重要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因此，即便自己在歷經挫敗之後仍能找尋到方向，也不能忽略他人或社會對自己的評價。人，終究是要回歸社會、回歸人群的。

無可否認的，KK 一直都清楚自己的選擇也認同自己、喜歡自己、甚至捍衛自己，這也是為什麼他總給人自信印象。不論是經歷學業的挫敗或是社團經驗的成功，KK 令研究者激賞的部分是他總是與自己站在一起，或許他知道自己哪裡不好，但不會因此全盤否定自我。在訪談開始之前，研究者因為這樣的理由選擇了他；而深入瞭解他的故事，並且反覆體會文獻的意涵後發現，除了個體主觀的感受與詮釋以外，仍有一個外在標準在主導著個體對自我的覺知——就是個體所處的社會文化與時空背景，那是個體難以撼動的高牆，除了革命以

外可能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改變。要說 KK 認同自己與否，研究者認為九成以上是可以肯定的，但若要更加圓滿完善，我想那一天不是現在而是 KK 取得大學入場券的時候，那是他唯一可以向社會證明自己的時候。認同之路未完待續...

## 二、從自我認同的四個角度來檢視

研究者以文獻中 Erikson 所提及的自我認同的四個角度來一一討論受訪者 KK 在各面向的符合程度，分別以○代表符合、△代表部分符合、×代表不符合。如下表 5-1 所示。整體來說，可以分成 KK 個人的主觀詮釋以及社會期待兩大部分來說明；與前者有關的部分皆符合 Erikson 的描述，但若牽涉到社會或某個團體的認同與期待時，則有些部分便不盡然符合。例如個人特質是否結合社會期待，以 KK 來說，他的想法經常是與主流社會不同的。而在社會凝聚力的部分，在其所屬的次級團體—社團內，他幾乎是可以符合要求的；但若是擴大到 X 高中或是整個社會，便不盡然，這也是為什麼他會被師長們認為「有問題」的主要原因；這樣的評價，也直接影響到他對該團體的認同程度，而當認同程度不高時，或多或少也影響他在這個團體的適應能力。另一方面，對團體的認同程度低時，是否會影響 KK 對自己的認同呢？從他對自己的陳述中是看不出來的，但在仔細推敲他的自我防衛機制時，其實可以嗅出一些端倪。例如

## 三、從自我認同的七個內在衝突來檢視

研究者以文獻中 Erikson 所提及的自我認同的七個內在衝突來一一討論受訪者 KK 在各面向的符合程度，分別以○代表符合、△代表部分符合、×代表不符合。如下表 5-2 所示。其中「主從分際」部分是 KK 比較明顯不符合的。所謂「恰如其分」應該是一種保持彈性適時轉換身份與作為的處事方式，但從 KK 與 K 老師的相處模式中可以發現，在面對一個權威且不合理的領導者時，他會選擇以不合作甚至對抗的方式來因應。對於扮演領導者或跟隨者的角色雖

不至於有極大的困難，但可能還不是很能充分掌握。另外，「性別分化」的部分，他自己曾經提到與女生的相處比起以前國中的時候來得自在許多，但是關於性別角色則是沒有特別提到，所以仍選擇△代表部分符合。整體來說，KK 在這七個內在衝突的實際狀況符合度頗高，主要來自他對自我的肯定程度較高，對未來也有明確的藍圖，所以內在的衝突較少。

#### 四、從 Marcia 的四種自我統合類型來檢視

Marcia 提出四種自我統合類型，包括：1. 定向型統合(identity achievement) 意指在自我追尋中臻於自主定向地步的人。2. 早閉型統合(identity foreclosure)：指在自我追尋中既未經歷過統合危機的經驗，對現實及未來的一切，也未做認真考慮。3. 未定型統合(identity moratorium)：指在自我追尋中尚未確定方向的人。4. 迷失型統合(identity diffusion)：指個人在自我追尋的心路歷程上對職業選擇與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問題，尚未認真地去思考過，因而對未來的一切尚未找到自己的方向。依據先前文獻探討的描述，KK 比較接近第三種未定型統合，屬於正處於自我追尋中但尚未完全找到方向的人。研究訪談中，這四種自我統合類型大致探討幾個重要面向，包括：職業選擇、人格特質、與家人的關係、道德判斷、價值信念、心理狀態等，KK 幾乎完全符合前述特質。對於未來雖然有明確的想法，但仍存有強大的不安定與焦慮感。Marcia 特別提到此類型的人本身正處於快速變化的階段，因此難與人維持穩定的關係，但同時也認為他們最後大部分皆能達成自主定向。以 KK 來說，他在異性關係上的狀況似乎也符合上述說法；與 B 女的男女朋友關係或是與 A 女的曖昧關係，皆是短暫而強烈，就像是在茫茫大海中要找到一塊浮木般。這樣的感情來得快卻也去得快，當發現不合適時也能當機立斷、快刀斬亂麻，馬上劃下休止符。或許正是因為他處於快速變化階段的過程，所以希望嘗試與另一個人完全結合、希望被愛而有的表現，因為愛本身亦是一種認同。

## 五、KK 自我認同的整體樣貌

透過不同理論的檢視，整體來說，KK 的自我認同程度高但仍屬於未定向型，尚處於一個發展的歷程之中。KK 的人格特質讓他對自己擁有較多的正向自我概念，也在許多過去或是高中階段的成功經驗中，慢慢建立自我的形象；高中以前的他未曾在學業上遇到困難，讓他對自己的學習能力有一定程度的信心；高中以後則是在社團當中重新挖掘其他部分的潛力，在那個團體環境裡重新獲得肯定。從各個理論的檢視過後可以發現，KK 對自己的認同雖然頗高但因為無法完全獲得他人的認同而有缺失。自我認同終究仍須放入個體所處環境的背景條件與社會文化，當他無法在某個團體裡適應時，很自然地會去尋找其他可以容身的地方；而不同團體會有不同的評價標準，他的不適應到了另一個團體或許是被接納的、被看重的，那便再度強化了對自我的認同感。同樣的情形來看 KK，在考試至上的學校氛圍或班級氛圍內沒有他可以發揮的空間，但回到社團內卻能不斷獲得成就感，這樣的經驗補足了某種程度的社會認同。然而，不可避免地，當高二精彩的社團生活結束，邁入高三又要再度回到考試至上的氛圍裡，無怪乎焦慮不安會浮上台面；而他也需要以升學考試，來向另一種社會認同的價值來證明自己，才能在未來的路上繼續維持對自我的認同。



表 5-2 自我認同四個角度評估表

符合度	項目名稱	自我認同的各個角度	KK 的實際狀況描述
○	個別性	個體對於個體獨特性的意識感是指，個人在意識上認為自己的存在是一獨立、個別的實體。	可以清楚說明自己的想法與不希望被他人左右的意念，總是擁有自己對事物的獨立思考能力。
△	連續性和 同一性	潛意識裡，個體會努力維持「個人特質的連續性」(continuity of personal character)並且結合社會的期待與理想。對於個人的過去與未來之間會有一種同一性與連續性的感受。	經常表明自己一直以來都是樂愛學習、嚮往愛情、對死亡、宇宙、人生的意義有興趣等個人特質；而現在的自己則是延續這些特質在活著與理想未來。但在結合社會期待與理想部分並不明顯，甚至有些無奈與不得不符合社會期待的事。
○	綜合性 整體性和	個體會默默地遵循「自我綜合」(ego synthesis)的原則，在內心有一種和諧一致整體的感受，並且對於自我形象與兒童期的認同綜合成一種有意義的整體。	在描述兒時至現在的自己時，可以清楚描述此歷程中的變與不變，亦會將與 K 老師的關係做詮釋，例如他認為自己一直都和老師的關係很好，遇到 K 老師是例外。雖不是乖巧型的學生，但老師會喜歡他。
△	社會凝聚力	個體會有一種「內在凝聚力」(inner solidarity)使團體的理想與認同得以維持。也就是個人會對所屬的社會或次級團體有一種休戚與共的感覺，認同其理想與價值，並且感覺自己的認同對重要他人來說是有意義且符合期望的。	在此部分 KK 是矛盾或尚未發展出來的。對於社會整體、X 高中、社團分別有由低至高的內在凝聚力與認同感；也因此在這三個團體內的社會適應力亦是由低至高。

(\* 本表內容整理自 Frager & Fadiman, 1984; Thayer, 1963)

表 5-3 自我認同七個內在衝突評估表

符合度	七個衝突	自我認同標準	KK 的實際狀況描述
○	1.時間透視	對於自己的過去、現在及未來有清楚的概念，並對自己的未來有明確規劃	可以清楚描述不同時期的自己，也知道自己未來想就讀的大學校系以及想從事的行業。
○	2.自我確認	個體能對自我產生明確定位及自信心時便達到「自我確認」	不論是在上述自我認同歷程的那個階段，KK 最後皆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並保持對自己的自信。
○	3.角色試驗	個體自由去探索各種可能的社會角色，並從中選擇自己最適合的做出承諾	在社團與異性關係中曾嘗試過學弟、歌唱初學者、幹部、領導者、學長、風雲人物、男朋友等角色，也瞭解自己希望成為企業高層與好情人。
○	4.職業意願	樂意在工作中學習探索	在社團經驗中，他非常享受與學習擔任領導者。
△	5.性別分化	瞭解自己的性別特質，認同自己所扮演的性別角色，並在和異性的相處經驗中感到自在愉快	認為自己從異性相處經驗中更瞭解女生，也能輕鬆自在與他們相處。但在性別角色部分則未在訪談中提到，所以無法判斷。
×	6.主從分際	在不同的場合，恰如其份的扮演領導者或跟隨者的角色	他曾經提及自身遭遇的某些領導上的困難，例如適當的分工等，所以應該處於學習中；在跟隨者的部分，從 K 老師的班級領導中得知，他對於不合理的規定會做相當程度的反抗，不願一味地順從而有自己的意見。
○	7.價值定向	將自己的過去、現在及未來抱負結合起來，相信自己的選擇是有意義的，並在價值上有所定向	KK 一直以過世的父親為榜樣希望超越他的成就，對未來抱負也有清楚的目標，他認為不論成功失敗至少是忠於自己的選擇便無愧於心。

(\* 本表整理自何英奇，1985、張春興 & 黃淑芬，1982)

### 第三節 如何重新賦予自我新的形象

Erikson 對於自我認同的定義是：「意指個體嘗試把與自己有關的多個層面統合起來，形成一個自己覺得協調一致的自我整體」（引自張春興，民 85）Carr 則指出（引自朱儀羚等譯，民 93）：「在這個世界中有一個務實導向，是我們在每天行動和生活中不斷企圖去獲得一種結構感和秩序感。為了在日常生活中過活，我們需要將事情聚集起來，去理解其意義，並且獲致一些關聯感...對大部分的人而言，大部分的時間中『事情會進行、理解其意義且連結一致』」也就是說自我認同是個體為對自己或生活的目的有一種協調一致的解釋而產生的心理歷程。本節持續探討受訪者 KK 在進入明星高中後，歷經自我認同的轉變過程中，如何在每次的危機中，重新賦予自我新的形象，來達到內心中的一致感與諧和感。

#### 一、透過詮釋來賦予意義

當一件事情對於 KK 來說與他所認定的價值或自我相違背，又只能被動接受時，為了使自己能對自己或他人有所交代，他會透過對該人事物的詮釋來賦予意義，讓自己在心裡能好過些。

訪談中我曾經提到，現在的他似乎對於批判教育體制的熱情減少了；主觀上他不能接受學校文化與教育體制所傳達的價值觀，但實際上他卻在潛移默化之中成為其中的一部份，某種程度上成為制度的共犯。他引用侯文詠的書「危險心靈」裡主角的說法：「他原本以為他對抗的是一種實質性的東西，很明確的東西，甚至是很明確的一群人、一種觀念、一種思想，可是到最後他反而不知道他對抗的是什麼？說不定他對抗的只是他自己？」

像環境、文化或是制度這樣大的客體，對個體來說，表面上好像無法選擇自己要不要被影響，但實際上，自我仍然在互動的過程中主動地去界定自己與它的關連。以 KK 的經驗為例，縱使他不喜歡以分數來認定一個人學習的深度，但終究他還是得面對大學將以考試來篩選人才的事實，所以，他也希望自己「考越高越好」。但他並不是完全認為這樣的制度是對的、是他推崇的，而是認為自己與制度的關係就像小蝦米對大鯨魚，最後他選擇接受的是在實際行動上遵守遊戲規

則(還是得讀書考試)但心理仍舊抗拒(感覺無奈)。這樣的詮釋不能說是認同或不認同，只能說是一種意義的認定罷了。

因此，詮釋可以說是個體選擇如何相信一件事情的方法，從研究中可以歸納出 KK 在面對生活中與其他人的關係時，有一些固定的模式與方法：

社會建構論的學者 Potter 與 Wetherell 認為自我存在於我們日常用於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語言(the language)和語言表達之中(linguistic practices)。研究者認為，從受訪者建構敘說的方式，可以瞭解他對自我與其他客體的看法並且界定彼此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從本研究受訪者 KK 的經驗中可以發現，影響他對客體的認同與否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相似性，另一個則是關係的深淺，這兩個概念彼此互為因果且有加乘的效果。

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這裡的「道」指的是一種特質或價值觀。當個體與其他個體、環境、或是一種抽象的文化制度互動時，會因為彼此有共通點而相互吸引。從受訪者身上研究者看到相同的現象，以圖 5-1 的歷程二為例可以發現，包括：公民老師、諮商員、堂哥等人起初皆因為相近似的教育理念而建立起關係，而受訪者則從想法的交流裡找尋知音與共鳴。相較於家族裡的長輩，例如姑丈和阿姨，雖然初期也都因為願意花時間與 KK 討論想法而使他產生某種程度的認同，但後來逐漸以長輩的督促角色取代朋友般的思想交流，轉而以類似指責的方式(念)來對待 KK，原來共同持有的觀點轉變了，所以關係也不一樣了。公民老師與諮商員和 KK 的關係則屬於亦師亦友，彼此的價值觀有較多同點，對他的接納程度也較高，自然在 KK 的心理也有較高程度的認同感。此外，由於公民老師、諮商員、堂哥的關係較穩定，所以當想法上受到他們的面質與挑戰時，KK 也比較能接受甚至認同。

關係的深淺亦是另一個影響 KK 選擇認同與否的重要因素。以母親與父親為例，前者與 KK 在人格特質與價值觀上是截然不同的，自主性強的 KK 很不能忍受媽媽的人云亦云，每當媽媽從導師那裡聽說 KK 在學校的情形時，往往引發親子間的爭吵。但因為媽媽是他的至親，做為兒子當然不希望自己在媽媽心中是很糟的形象，所以，KK 也表示自己也希望做個好孩子。至於父親的部分，從訪談

中可以發現 KK 確實在許多方面皆追隨父親的腳步(例如：希望從商)，但研究者並未深入追溯至 KK 的童年時期，所以無法判斷是否適用 Freud 對於性別角色認同的說法，小男孩會以父親為楷模學習的對象。但是從 KK 對父親的敘說中可以想像他對 KK 的人格特質與生涯選擇有很強大的影響。

歸納上述兩項因素，讓人不禁想問，有沒有人是與 KK 特質相近關係又深的呢？目前為止，或許父親曾經符合這樣的條件，但研究者發現 KK 似乎正在尋找當中。他曾經提過他的初戀情人與他同一個星座，但可能因為彼此個性都很壓抑而無法溝通，最後他選擇結束這段感情。他曾說：「從小我就很嚮往感情，我想那也是我努力的目標之一吧，我想讓自己成為一個完美的情人。」

## 二、維護正向的自我形象

KK 是不輕易承認挫敗的。他可以坦白地告訴你一些事實，包括：考最後一名、沒有在課業上努力等，但若要再深入碰觸到核心的認同問題，他會積極地維護他心裡自我形象。

訪談中我曾經問他：「像你常常會講很多理想抱負，還有你對社會的批判、對生命的看法。聽起來是比較高層次的東西的時候，會不會讓長輩們覺得你好像是比較不腳踏實地的，只會講這些空談的事情？...就是會不會覺得缺乏行動力？」

他的回答是：「我們公民老師是有這樣講過啦，只有公民老師這樣講過，其他人不會這樣講。我媽根本就覺得我就是自大，可我覺得說，我說到的事情我都有做到，我說出來的事情我真的都有做到過，或將來也一定會做到。所以這樣怎麼能說自大呢？我最多就是陳述一個事實而已。」

或者是當我們回顧這兩年的高中生活時，他認為自己在學習上有所缺失，覺得自己似乎太混：「如果說不是因為這樣的環境，我或許就不會那樣的混，或許改個環境...我也不知道，我也沒有那麼大的自信說我一定不會很混，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不會像現在那麼混。程度上吧，沒有辦法擔保會多努力，可以肯定的是不會像現在那麼混。」但若是要進一步挑戰他是否對自己盡責，是否以外在歸因

的方式來解釋他的混，他的回答會是：

「當你這樣說的時候你會不會被別人挑戰，同樣這個環境還是有很多同學他們把持得住。」

「so what?把持得住是什麼意思成績嗎？那就只是成績而已啊，那能代表什麼？那是個目標性的問題吧，他們的目標就只有成績，這個環境要的也就只有成績，他們剛好貼合這個環境，就這樣子而已。我並不會因此覺得他們成長得比我還多，或是學習到更好的東西。」

社會心理學家發現：「人們都希望維護一個穩定、正面的自我概念；換句話說，對於自己，我們希望保持一個比較正面的看法，特別是當有證據抵觸我們美好的自我形象時。」(Aronson, 1969, 1992, 1998; Baumeister, 1993; Cooper, 1998; Devine, 1998; Harmon-Jones, 1998; Leippe & Eisenstadt, 1998; Wicklund & Brehm, 1998)。陳坤虎(2000)研究青少年自我認同與父母管教及自尊之關係，結果發現國高中生較重視形象認同及社會認同，大學生較重視個人認同。顯示對中學時期的青少年來說自己的外在形象與他人對自己的看法是相當重要的。即使對師長們來說，他敘說的方式會讓人感覺在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但對他自己來說，這卻是他為自己尋求協調一致且正向的自我形象的重要途徑。

### 三、尋找棲身之所

前面兩段旨在討論本研究受訪者如何在自我認同的危機當中尋找內心平衡一致的感受，那是一種心理的過程，現在研究者要提出的是 KK 為達到上述目的所付出的行動；當生活的步調產生失衡時，他如何重新尋找目標，放棄持續的萎靡不振，從挫敗的學業中逃離尋找棲身之所。

當談到高一生活時，他提到自己如何經驗所謂「天哪，原來高中生活是這樣子啊，課業壓力好重，完全不是想像中的樣子！」看到其他同學有些早在國中超前學習，自己卻怎麼努力也難在課業上有所突破；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學長熱情的召喚與自己對流行音樂的喜愛，像是一條無形的牽引線，引領 KK 走向以社團為家的生活。

對 KK 來說，社團佔高一高二生活很大的比例，我曾經打趣地問：「你會不會覺得你在學校社團才是你的主業？」他的回答是：「...不覺得，我覺得學習是主業。所以我只在意我能學到什麼，我只在意我自己有沒有成長。」「應該說是學科方面有缺(失)，但其他，不管是領導能力、規劃能力、跟人相處的能力、表達能力、思想方面我覺得我都成長了，成長不少。」他對自己的詮釋是，學生的本分是學習，而學習並不僅止於學科的學習，雖然他也認為這部分是有缺失的，但他在社團裡卻得到其他層面的成長。

成就感的獲得以及社團中與人的情感連結都讓 KK 重新擁有自我，那是個沒人在乎數學英文幾分的地方，只有熱血少年盡情揮灑青春；他可以是一位照顧學弟妹的學長、可以是一位知名的活動總召、也可以是一位有權力地位的領導者。

